

四書釋地

漢書門
八五八
六八
四七九
冊架兩號類

八五八
四
二七九
律
三

四書釋地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86
冊數	4	(1)
函號	277	213

277-213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太原閻百詩徵君撰

四書釋地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書目

四書釋地一卷續一卷又續一卷三續一卷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初考證四書地理得五十七條復據所未盡者續為一卷牽連及於人名凡八十條後因地理人名及於物類訓詁典故得一百六十二條謂之又續其他解釋經義者得一百二十二條謂之三續總題之曰釋地蒙其初名也其博辨縱橫不及毛奇齡而考據精密亦非奇齡之所及



四書釋地序

釋地之名見於爾雅然考爾雅所釋僅僅九州十數
之大至於八陵惟北陵西隄郭景純註即雁門山也
餘陵無注而所謂陵莫大於加陵者直註曰今所在
朱聞蓋闕疑也地理之可考者禹貢職方見於經前
後漢地理志見於史其他太平寰宇記括地志元和
郡國志九域志三輔黃圖諸書猶稍近古然以今郡
縣按之不合者多酈道元注水經最稱專門而其間
自相抵牾往往而有何則自三代迄今陵谷變遷城
郭隳徙加之地名沿革變易不常刻舟而求未免殺
譌亦勢使之然也朱子大儒其註四書傳詩每云地

名邑名不詳其所在或云未知是否豈僅斤斤然春
重傳疑或亦以吾儒窮經應用之學有更大且亟於
是者耶吾友閻百詩氏績學者古於漢唐諸儒注疏
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所著四書釋地一書考
索詳博辨據明哲毅然易朱子之所難可謂早識其
間如釋止羸而證孟子行三年之喪釋墻間而證墓
祭爲古禮實可補先儒傳註所未及然則是書豈可
廢哉百詩請予序至六七而益勤予簿領卒卒未暇
以爲也會以公事將于役海壖篷窗小暇乃弁數語
卷端而還之知未必有當百詩意也康熙戊寅九月
既望商丘宋犖題於毘陵舟次

漢儒註疏羽翼經傳然非博極羣書而又具尚論卓
識者其孰能發千古之蒙而定千秋之是非乎太原閻
百詩先生生平撰著積若等身其四書釋地四書釋
地續商邱宋公序而行之久爲海內博物君子所珍
重今年春予留真州舊館閻子信藪時相過從得復
見四書釋地又續三續三編半屬草藁信藪泣然揮
涕而請曰先祖徵君一生心血具在於是林不肖不
克仰成先志夙夜抱咎倘藉先生力倡引同志用欣
剗劘感且不朽予因慙慙而贊襄之閱數月工竣嗟
夫人生未竟之事賴後人繼述而成者多矣况已經
手定之書子若孫苟目爲不急因循時日以致湮沒

而矯語人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人固不可知之人也不亦危乎信數真不愧徵君之哲孫也已至其書之更有功於註疏天下後世好古者自知之子小何容贊一詞焉爰誌其書成歲月而標之簡端時乾隆癸亥嘉平月旦日歙州程崧謹識

右二集續釋四書中人物鳥獸以及典制訓話共二百八十四條統前二編共四百二十一條薈萃精核訂訛補遺先徵君羽翼經傳之功於是大備而不遇同里夔州程先生爲之刊布亦末由以傳書之顯晦固有時哉竊謂分人以財爲惠有限益人知識
予小子困頓風塵

所奉遺編兢兢恐墜頃者困學紀聞註既荷馬懈谷半查兩先生之力鏤板維揚而是書亦踵而行世乃知嘉惠後學達人有同心也冀自茲以往尚書疏證及潛邱劄記二書諸君子閱予小子協力勦助俾得告成則不朽之感世世以之乾隆八

年歲在癸亥仲冬既望孫男學林謹識

或謂此書宜依章句次序以便讀者顧先曾祖
當年思議所及隨得隨記未及編次前二集業
已行世此刻亦仍其舊猶先志也書中間有疑
字疑義難句讀處必係傳寫之訛而真本已燬
無從檢對亦不敢擅更 高明者各以意逆可
耳曾孫男大衍檢對畢附識

四書釋地

宋王尚書應麟作詩地理攷蓋補紱陽夫子之不
備也然書序而不斷甚至兩說並存莫加一辭以
折衷其與每僅云邑名地名不詳其所在者何以
遠過余故矯之作四書地理攷得若干條以示里
宰諸子咸以為善遂開雕吳門憶爾雅篇目有釋
地杜氏有春秋釋地爰易地理攷曰釋地云太原

閻若璩

目

蓋

羸

雪宮

石門

闕里

武城

泰山北海

淇河西

漯滄浪

南陽

華嶽

海濱

水滸

莘

匡

汶沂

晝

封疆之界

東山

任

宋滅滕

齊滅薛

轉附朝舞

地方

冥

温泉

莊嶽

播聞之祭

平陸

靈邛

駢邑三百

畢郢

明堂靈臺

虞虢

溱洧

陽城箕山之陰

文王囿七十里

幽州

崇山

屈產之乘

傅巖

孫叔敖海濱

莒父中牟

南山

淇竹

邦畿千里

周舊邦

埜澤之門

范

魯昌平鄉陬邑

至河而反

長府

鄰里鄉黨

羿有窮之君

微筆

河河內

首陽

四書釋地目錄

四書釋地

蓋

子少時習孟子疑蓋大夫王驩與兄戴蓋祿之蓋同
 音集註却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二
 邑宋王伯厚謂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
 西北僅一處無二地頗不可解後讀左氏春秋傳趙
 衰爲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爲原同於
 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曰蓋分原邑而共食之僖
 二十五年狐溱爲温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温故
 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
 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爲王

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嬴

余嘗夢京山郝氏解孟子爲行三年之喪但以誤認邑名遂不合禮制以知地理益宜究旣成辨一篇越二年覺其不安復成一篇幸學問之日新也並存之今錄於此曰或問孟子歸葬於魯時未幾也充虞治木言前日耳輒反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爲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則明日徃拜喪則孝子不忍遽死其親故贈綵之賜拜於葬後孟子奉母仕于齊母卒王以卿禮含綵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嬴何也禮衰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爲壇位成禮於嬴畢將遂反也解者不悉謂孟子勸人行三年喪而身違之又罪萬章之徒修文不善可謂逐臭李觀左袒臧倉者矣余考或問及解者二段俱出郎瑛七修類彙亦能疑人所未疑者而特不能辨釋郝氏從而辨釋之可爲精矣少錯解止於嬴句嬴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杜註云嬴今泰山嬴縣案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尚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三百餘

里之外者乎且衰經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爲壇位而哭乃出亡禮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母歿於齊及奉喪來歸皆衰戚勿遽無暇可語惟至往齊拜賜舍於逆旅始得以一論匠事耳以論匠事於止嬴日故繫止於嬴亦猶與公孫丑論不受祿於居休日故繫以居休豈必別有義在乎禮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孟子居母喪正齊衰故猶答充虞以言而但不先發言於人耳夫一唯一對猶致謹不失如此曾謂孟子奪喪復仕若當時莫之行者一輩所爲哉亦太誣矣郝氏之亟正也固宜又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其說亦有徵乎余曰徵之劉向列女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即歿於齊也然則既歿而葬宜終喪於家曷爲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耳非遽也果爾何以爲前日解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游齊之日猶目之爲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日邪或訝曰充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曰此尤足以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

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乎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誠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爾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慟絕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邪見顧出孝文下邪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爲得其實也或又評曰向所稱郝氏之解非與曰非也曷微乎爾曰微之於儀禮士喪禮云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註謂旣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歠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旣夕記云主人乘惡車註謂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故行所乘也然則當孟子母歿於齊必赴於王王使人弔與成服後往謝之所謂乘惡車者是王使人祿與則所謂棺中之賜不施已者禮明云不拜況葬後邪郝氏之誤解可足據邪總之孟子拜君命非拜君賜拜亦於殯後非葬後皆不出齊都城之事邛文莊濬家禮儀節有云世俗親友來弔其孝子必具衰經躬造其門謂之謝孝使居喪者纍然衰經奔走道塗信宿旅次甚至浹旬彌月考之古禮無有也夫文莊謂無有而孟子反有之邪

嗚呼喪禮至近代廢闕不講甚矣宜郝氏之說紛紛也

雪宮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誇其禮遇之隆賢者指孟子與上文梁惠王賢者指人君言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不屑安得含糊曰有而即引之與民同也觀子思聞繆公友士之言不悅漢章帝祀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

非所敢承僖尚能為斯言况巖巖之孟子邪賢者仍

指人君言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

縣縣即齊故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

子於雪宮今晏子春秋無此語然則先孟子雪宮又為晏嬰館舍

邪蓋齊離宮之名游觀勝迹宣延見孟子於其地非

就見之謂益信地理宜究又思管晏孟子羞稱茲以

與民樂忽詳及晏子對景公一段故實蓋亦以此地

曾為先齊君臣共游觀以近事為鑒則言易入此又

須會於言外非拘儒所知

石門

地志之書宋人漸多傳會不似唐所以朱子註四書

傳詩每僅云邑名地名不詳其所在即有庠已云今道州鼻亭又云未知是否蓋其慎也然亦畢竟屬討便宜其實地有鑿然指實有助於經學不小者子路宿於石門是也或曰石門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即此非也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案論語子路宿於石門註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因悟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甫抵城而門已闔只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興伺門入掌啓門者訝其太蚤曰汝何從來乎若城門既大啓後往來如織焉得盡執人而問之此可想見一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問爲孔某此可想見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栖栖皇皇歷聘於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三總從魯郭門三字悟出情蹤誰謂地理不有助於經學與

闕里

家語顏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朱子引入集註作孔子始教而受學焉削去闕里字面問讀集註者何以削去闕里字而人都不知余曰此朱子所以爲精於地理也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闕里首僅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蓋

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
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或曰有徵乎余曰一徵於水
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一
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今日拜闕孔子望見闕觀
式路虔踞既至升堂爾時闕尚存尚可得其名里之
由若後代迹既湮撰闕里志者有一能知者否曾告
之朱彝尊錫鬯錫鬯為躍然某氏肇域記於曲阜縣
則引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謂已有闕之名不知此
自魯兩觀魯象魏主雉門之旁者春秋所謂雉門及
兩觀災是也豈孔子士庶而敢居於外朝之地哉比
而同之誤矣讀集註者要須心知其意於此益悟家
語果王肅私定以難鄭元而非朱子所恨不見之古
文家語何則古文家語那得有闕里字而有之應出
王肅手豈非知其意者由於論其世也哉朱子削而
存之有以夫

武城

曾子居武城即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邊邑也
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
既滅與越鄰越王句踐嘗徙治琅邪起館臺又嘗與
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邪
講義為是說者總緣朱子集註不詳及地理耳然考
魯哀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曾遣舟師浮海入淮

以邀之由吳之壤隔絕也今越既并吳商魯之間可
以惟兵橫行寇之興也何嘗之有余因又悟春秋四
書穀而一書小穀者別於穀也明其為管仲之邑也
史記加南於武城上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也明
曾子之為費邑人也古人於地理無所苟而已矣

泰山北海

禹貢海岱惟青州故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太山北
有渤海司馬遷言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
海降至漢景帝猶置北海郡于營陵營陵舊營邳地
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高帝置泰山郡領博縣縣有
泰山廟岱在其西北禮記云齊人將有事泰山是也
以知挾太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譬耳

淇河西

王豹處淇河西善謳集註略不及趙氏註之詳明當
采入註曰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
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

漯滄浪

集註漯水名亦不核當云漯者河之枝流也出東郡
東武陽東北至千乘入海不然止云水名安知非漢
地理志高唐之漯水乎集註滄浪水名殊非蓋地名

也當云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云善乎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是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者是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似預爲朱子正其譌誤者

南陽

左傳晉於是始啓南陽杜註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內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註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

公羊傳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註南陽齊下邑

華嶽

中庸華山名嶽亦山名蓋舉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在禹貢名岍在國語名西吳管子書作西虞在前漢志名吳山後漢志名吳嶽山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並配對舉則中庸可知矣

海濱

孟子濱字未註濱水涯也古者海之濱便爲政令所

不及故舜竊父處於此伯夷太公辟紂居於此因悟
執之而已矣即尚書盡執拘以歸于周之執非指法
言下文竊字原從執字出

水滸

孟子大玉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云山而
不及水詩詠古公辟狄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云水而
不及山太史公生當後合而作周本紀曰遂去豳渡
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邠抵岐東南二百五十
餘里登山涉水敘次如畫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
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水字又與
漆沮無干似益精確矣

莘

耕於有莘之野集註莘國名未指其所在余謂元和
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畱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
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今商邱縣不過四百里所以湯
使可三往聘若大妣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
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

匡

禮記檀弓疏曰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
刻為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
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為陽虎因圍欲殺之與漢
包咸註同足解孔子世家顏刻為僕以策指匡曰昔

吾入此由彼缺也一段不明處匡地名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有匡城

汶沂

曾氏曰汶有徐州之汶有青州之汶余謂沂亦有徐州之沂有青州之沂周禮青州其浸沂此用周禮論語在汶浴沂皆指

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沛

與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即今東鎮沂山至安邛入維者別沂

出魯魯縣尼邛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于泗水與出

泰山蓋縣支山南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

別

畫

畫當作畫不待言齊西南近邑集註木趙氏及劉熙來但括地志以畫即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一南一北殊判然余謂孟子去齊歸鄒鄒實在齊之西南上云南者是又因悟樂毅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則爾時齊都城西南隅無敢有闌出者矣

封疆之界

漢地理志言齊初封地焉鹵寡人民廼勸業通商而人物始輻湊先發端曰古者有分土亡分民顏注無分人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碩鼠之詩逝將去女論語之書襁負而至若至七國便不然域

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固以域其民矣
君子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云

東山

集註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蓋疑辭朱子生平足未
至曲阜故作此言其實曲阜縣東二十里有防山孔
子父母合葬處世家所謂防山在魯東絕不高也或
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
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

任

任國名大皞之後風姓漢為任城縣後漢為任城國
今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
宜屋廬子明日即可往問禮稱宰我無宿問連不誠
有子之風哉

宋滅滕

漢地理志滕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杜氏釋例文王
子錯叔繡之後十七世至宣公始見春秋隱公以下
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水經注並同竹書紀年於越
滅滕惟戰國策作宋滅而綱鑑繫之赧王二十九年
乙亥上距孟子勸行仁政甚遠集註於宋初王時即
曰嘗滅滕無乃驟與只當曰宋君偃立十一年自稱
王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云

齊滅薛

余向主孟子之滕與文公言當在赧王无二間丁未
戊申爾時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城之也
或訝曰曷徵乎爾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
並云湣王三年康子封田嬰於薛實通鑑顯王四十
八年事薛不滅無由以薛封靖郭君嬰不封無由薛
城中有靖郭君冢此事理至易明者或曰柰滕文公
恐何余曰薛滅已八九年齊方於此築城戰國策載
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客海大魚之諫乃輟城薛何妨
至是復欲城且將之為辭事未定也孟獻城虎牢而
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文公焉得而不恐哉
余獨考薛之祖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自茲受封
歷商及周享國千九百年傳世六十四葉三代諸侯
莫之與比而忽作庭堅之不祀先卜正而脣亡哀哉

轉附朝儻

趙註琅邪齊東南境上邑集註因之漢郊祀志作在
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
山下有城即其處余曾徧考轉附朝儻二山香不知
所在惟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附作鮒屬萊州之說
殊無依據妄意此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
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惟至海盡頭然後回轍循
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焉計其自齊都
臨淄一千三百里抵於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

琅邪凡二千四五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騁其雄心肆其遠略如此真從前所未有後惟秦始皇二十八

年立讀曰勃海以東往東也過黃今黃縣腫今福山縣窮成山在文登

書成山斗入海登之眾在福山縣南留琅邪三月三十七年自琅邪

北至榮成山正義曰即成山射巨魚之眾遂竝海西至平原津

今平原縣漢武帝太始三年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眾浮

大海司馬相如賦曰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

山射乎之眾正暗用秦皇之事或曰今青州為齊地

若萊州則萊子國登州則牟子國皆非齊有景固可

以任其車轍馬跡所之乎余曰萊子城在黃縣東南

二十五里國已滅靈公十五年所以晏子對景公言

聊今聊城縣攝今博平縣以東姑尤以西姑大沽河尤小沽河一

出黃縣一出掖縣實齊之東界也指畫明析如是惟

今寧海州文登縣尚屬牟子國要亦不過蕞爾附庸

素服役於彊大者晏子所謂為諸侯憂正指此等何

難登其山而臨其海乎當東行也雖陸路亦可謂之

從流上西旋也雖陸路又可謂之從流下景公之志

不幾荒乎晏子是以諷而止焉前惟周穆王欲周行

天下祭公謀父為作祈招之詩故獲歿祗宮然僅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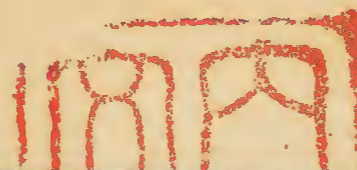
其身耳未聞有見之惠政播之聲詩如此其盛也雖

季世之君臣烏可以不述而志哉

地方

地方

四書釋也



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地方二千里趙肅侯曰趙地方三千里楚威王曰地方五千里魏襄王曰地方千里韓昭侯曰地方千里燕文侯曰地方二千里雖未言秦然當惠王時地方自二三千加以范雎曰中山之地方五百里秦昭王曰孟嘗君之地方百里墨子曰宋方五百里共一萬八千里尚有二周魯衛鄒滕等未數中國之地不應如許其大則所謂方者非真方也若論語方六七十孟子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文王猶方百里起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太公封於齊亦為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則所謂方者乃真方雖然亦不必其形方以周初雒邑與鎬京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第取實有此方數耳

棠

春秋三棠邑一宋魯之界上隱公五年春矢魚于棠公羊稱為邑是也今魚臺縣一楚邑伍奢長子尚為棠君是也今六合縣一齊邑齊棠公之妻杜註棠公齊棠邑大夫不言所在余謂棠萊邑也後漢志北海即墨縣有棠鄉齊靈公十五年滅萊邑故為齊有後孟子為發棠即此是也今即墨縣甘棠鄉

溫泉

曲阜亦有溫泉但在縣南七里流入于沂非沂水有溫泉也朱子祇緣足未親至傳會爲一然果其言信尤與上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之文相矛盾何則朱子蓋以韓昌黎李翱疑裸身川浴之非禮方註浴爲盥濯祓除義較長忽又接曰有溫泉焉是仍以爲浴將青天之下白日之中點與童冠十餘人羣而浴平抑將狂者獨浴也竊以時有伯子尚譏其同人道於牛馬後如阮籍至憎之比裸袒於被髮聖門高弟豈宜至此何讀集註者竟未聞一致疑邪大全辯載一說曰浴沂如後世上巳日迎流盥手略潔衣以除垢非裸浴也莫春即莫春即幽風春日載陽時蓋夏正也說堪羽翼朱子或問曰子於此亦有徵乎余曰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亦以浴爲祓濯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何嘗定以浴爲澡身朱子之註殆莫可易云

莊嶽

講四書隨筆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註云莊嶽齊街里名疏別無一語案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即此莊也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于嶽即此嶽也蓋皆齊城

內街里之名此繫經典正文疏家全不引之足見其
疏余謂朱子言疏乃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書
不似疏益爲信然

墻間之祭

余每讀東郭墻間之祭者趙註墻間郭外冢間也以
爲此古墓祭之切證不知何緣至東漢建寧五年蔡
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
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言
既興下到今紛紛撰述皆以墓祭爲非古雖高明如
前輩且好古亦惑于其說余謂孟子且勿論請博徵
之成陽靈臺碑慶都僊歿蓋葬于茲名曰靈臺上立
黃屋堯所奉祠非墓祭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曾子
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
乎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
見於史乎周禮家人凡祭墓爲尸非墓祭之見於經
乎朱子曰墓祭周禮
上已自有了指此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魯城
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豈有非禮
之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哉

平陸

讀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鬪戟者旁車而趨聶政
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因
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

伍亦非行間七國時尚武備多姦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以為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為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為古厥國孔子時為魯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

靈邛

靈邛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于靈邛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共伐之至靈邛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邛明年燕獨深入取臨菑加以蚬鼃去王遠無以箴王闕特辭靈邛請士師足徵為邊邑但實不知其所在爾時趙別有靈邛以葬武靈王得名即今靈邛縣孝成王以靈邛封黃歇絳侯擊破陳豨於靈邛皆其地註史記者以此之靈邛為齊之靈邛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邛胡三省註齊靈邛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臆度毋寧闕疑

駢邑三百

集註引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以證
駢邑三百而三百字爲數方明蓋孔子世家索隱曰
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
名於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則書社三
百乃七千五百家駢邑今臨朐縣是管仲所食之邑
不止於此此特其一爾余因悟昭王將以書社地七
百里封孔子朱子疑七百里恐無此理不知里也社
也一也二十五家耳七百二十五家乃萬七千五百
家非如古者路程以三百步爲里之里然孔子得之
即足以王故子西以爲不可今論語序說節其文爲
以書社地封孔子去七百字書社將何所著然則哀
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
社五百封管仲呂氏春秋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荀
去却五百三百字其可得通乎讀史不熟雖大儒亦
不能無遺誤矣

畢郢

卒於畢郢卒即葬也括地志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
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在唐名畢原在殷則名畢
郢孫疏竟以郢爲楚故都在南郡大非宋太祖詔祭
文王於咸陽縣西北畢陌中大象亦非此秦悼武王
陵皇甫謐所謂葬畢者是

明堂靈臺

封禪書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是古明堂至漢武帝時猶有遺蹤括地志辟雍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是周靈臺至唐太宗時猶存然則歸然獨存者豈直魯靈光殿而已哉

虞虢

虞虢二國杜註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虢西虢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莫妙於襄駟引賈逵註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為晉獻公十九年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

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余嘗往觀因怪杜長於地志之學者于莊二十六年士蒞城絳註絳今平陽絳邑縣成六年不如新田又註新田今平陽絳邑縣竟為一地乎果為一地不應將遷新田之時名獻公所都曰故絳矣新田括地志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余亦往土呼王官城距故晉城五十里曾告之黃儀子鴻子鴻曰于書亦有徵乎余曰明一統志平陽府古蹟載晉城在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晉士蒞所築獻公都焉者余蓋不獨以目驗而知之矣

溱洧

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作澗澗水出鄭國

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註引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余讀酈道元注於洧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溱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宜置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竊以諸葛武侯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井竈藩溷皆應繩墨子產治鄭何獨不然此亦不過偶於橋有未修以車濟人而孟子遂即其事以深論之云集註旣音乘去聲又解乘輿爲所乘之車音義都相反何與

陽城箕山之陰

陽城山名漢潁川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即云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爲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遂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遂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足互相證明斷斷其非一山也集註誤由趙氏只觀酈道元注先敘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崇高縣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

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趙氏所以設者
註書在藏於複僻時想無多書冊可討尋又無交游
以質問而虛理或可意會實跡豈容臆度地理多譌
正坐是爾善乎前輩所言古人經史皆係寫本久客
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自所不免後人不必
曲為諱如杜子美諸生老伏虔本用濟南伏生事何
顯好不忘本用南齊周顥事

雖然此猶文人也若鄭康成千載儒宗朱子
稱其多精力事事都理會得者其解經誤且勿論而
漢有徐州刺史荀文若問鄭周禮父雖辟海外當問
時鄭已年老昏耄不復憶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
四海之文非忘却乎雖然此猶儒者也若孟子命世
亞聖之大才其所著七篇於諸侯禮則未學於禹貢
文則不合而獻子之友五猶且忘其三焉非彊記之
難乎嗚呼吾于趙氏輩復何譏

文王囿七十里

從來說者皆以文王七十里之囿為疑曰那得有如
許地大余亦疑者久之近考得其說蓋三輔黃圖云
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
七十里註於下余謂在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
志所謂文王作鄠

注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之北
杜氏左傳註鄠在鄠縣東有靈臺

有鄠杜竹

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圃云爾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三百餘里善乎穀梁傳云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註虞典禽獸之官言規固而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共同利曾謂文王當日而如是乎後漢武帝建元中舉籍蓋屋鄠杜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即其處但武帝為己之禽荒較文王以利民者異一武帝為己之行幸更衣較文王以講武者異二武帝周衰三百里中容千乘萬騎且較文王三倍而贏矣異三武帝時盡化為腴產其賈畝一金規以為圃殊可惜故來東方朔之諫若文王則初闢土亦猶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者縱民芻獵而不禁豈不適相宜異四說者不察乎圃之所在又不通古今情事之異徒執以岐山國僅百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豈終於是者哉或曰以穀梁傳所云里數計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故左傳黃人謂自郟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邾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鄒縣僅一千五百里則周時七十里之圃今僅四十三里參以毛詩傳圃所以域養禽獸諸侯四十里恰合此四十里又與今合古書籍所云里數原具有兩說此入一說云

幽州

書孔疏云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非也當流共工時此地已名幽州即今密雲縣是括地志故冀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幽州其地狹及後肇十有二州取顯項北至于幽陵帝堯北方曰幽都之幽以名所分冀州東北地即今順天府遼東廣寧衛以西是幽州其地廣大抵帝王廢置理必相沿舜立州名合因於古曾謂幽州而出于鑿空哉穎達殆過矣

崇山

書孔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亦非通典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宋則在慈利縣路史以為今有驩兜墓是然又引嶺外驩州圖經合之寰宇記並以驩州為放所頗疑其去崇山遠後楊升菴引沈佺期長流驩州時嘗按九真圖崇山至越裳四十里杉谷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故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杉谷度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越裳古國名重九譯者在秦為象郡兩漢為九真郡吳分置九德郡梁曰德州隋開皇十八年改驩州煬帝改曰南郡唐兩

因之理九德縣仝期又有移驩州解詩云古來堯禪
舜何必罪驩兜是真以州得名由驩兜也者不知漢
九真郡治胥浦縣莽曰驩成又領有咸驩縣開皇十
八年改州名實本此合之唐武德曾於咸歡縣置驩
州則驩與歡同乃驩喜之驩于驩兜了不相涉仝期
文人多不契勘然孔疏已微肇其端書經三寫烏焉
成馬豈不信哉

屈產之乘

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
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
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

樂史傳會為石樓縣明一統志本之但石樓乃漢西
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自非至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但
註云晉地

傅巖

集註說築傅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間今平陸縣東
三十五里是俗名聖人窟為說所傭隱止息處非于
此築也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顛軫坂有東西絕
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
謂之為軫橋也說身負版築為人所執役正於此地
至今澗猶呼沙澗水去傅巖一十五里墨子尸子並
以傅巖在北海之洲者大非

說操築於傅巖
今為駁辭則可

孫叔敖海濱

趙氏註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此亦是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尚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為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邛即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為令尹也或曰進自虞邛子史記說苑列女傳或曰沈尹莖力呂氏春秋或曰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新序皆無起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之書籍今不可考矣

余又考孫叔敖即宣十一年楚莊王十六年令尹為艾獵艾獵

乃為賈之子賈字伯羸宣四年楚莊王九年官司馬為子越

椒所惡囚而殺之意者子遂式微竄處海濱不七八

年莊知其賢擢為令尹與但為賈乃遠呂臣之子呂

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為楚郢人何得遠

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襄十五年為子馮杜註叔敖從子徒世

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

先人與雖兩屬臆見要理有可原謹質之世之君子

莒父中牟

友人黃子自京師回告余論語地名有必不可考者莒父也中牟也余謂中牟誠不可考當如司馬貞註史記約略言之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為

得莒父鄭康成謂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明明見春秋
定公十有四年秋經文城莒父及霄何得但云舊說
杜氏註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
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
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為宰
邑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爾

南山

詩詠南山不必盡有指實而可指實者二焉一曹南
之山郡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南山朝濟是
也今曹縣一終南之山郡縣志在京兆府萬年縣南
五十里如南山之壽幽幽南山節彼南山信彼南山
是也今長安咸寧藍田盩厔四縣然同一南山也天
保則以祝君節南山則以刺師尹山亦有幸不幸哉

淇竹

詩集傳淇奧篇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此自謂漢武帝
下淇園之竹呂塞沒河寇恂伐淇園之竹為矢呂給
軍且鄴道元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又可證朱子
止及漢之故然未遯其所由始惟晉戴凱之言淇園
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此文今無毛詩所詠瞻彼淇
澳綠竹猗猗是北土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
能植唯音籛竹根深故能晚生故曰根深耐寒茂被
淇苑然則毛詩之所謂綠竹者乃籛竹非常竹也亦

可以備異聞

邦畿千里

余嘗讀貨殖列傳至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不覺歎曰異哉三河皆不出殷家邦畿之內而世或未始蓋自湯居南亳以後紂居朝歌以前凡六百四十五年都河南者三焉都河北者四焉三者何一括地志云南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即湯所都是一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即仲丁所遷是一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即盤庚所遷是四者何一故股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而都者是其一耿城故耿國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祖乙時地是白祖乙前已爲都矣一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即祖乙所遷是一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本妹邑或曰武乙遷焉或曰武丁始都者是計南亳在極東耿城在極西相距雖未二千里要實不止千餘里則殷家之邦畿若是其遼廓乎余曰以周家鎬京方八百里顏師古云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方六百里顏師古云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故詩云邦畿千里然則周所謂千里乃指國言豈如

今路程之里數乎竊以周既然殷何獨不爾

周舊邦

周雖舊邦鄭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周字貼
大王不若詩集傳以周受封始自后稷為真舊左傳
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言受此五國
世為西土之長釋例土地名曰魏河東河北縣也芮
馮翊臨晉縣芮鄉是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駘在武
功岐在美陽孔穎達曰今案其地芮在魏之西南百
餘里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郃與
岐畢相近為之長可矣計魏在郃東六百餘里而今
郃國與魏為長道路大遙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
百餘里此傳極言遠竟而辭不及豳並不解其故金
謂穎達每好依阿康成元凱莫敢是正茲獨上攻及
傳之正文殊可喜也宜亟標出之但云豳距岐四百
餘里四當作二

埴澤之門

三衢毛氏曰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烏
呼吁嗟醫書一呼一吸為一息杜甫詩呼兒問煮魚
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蒼葛呼
之類也果爾魯君於埴澤之門自應如趙註云以城
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為平聲不應如集
註音去聲為叫號之呼明矣近講義又云有作魯君

自呼之聲者陋甚試看呼於門於字是呵護傳呼來
於埵澤之門尤非人之聲音關乎貴賤呵護傳呼乃
賤者之役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與宋君聲為居高
養優所移豈他人能似仍屬倉卒自呼故為監門者
所疑埵澤即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註宋
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毋以禹貢盟諸澤名其門乎
案盟諸澤在故宋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為南門
耳唯陽故城在今商邱縣南南門曰埵澤門括地志所謂宋東城
南門曰澤門是王納諫曰聲即氣之宣於體中者故見移氣體
范

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
以受隨范是又半屬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即
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道記在縣西北是也孟子
時則屬齊趙註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頗妙蓋
齊王之子生長於深宮賜第於康衢貴仕於朝內豈
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為孟子所見其在范者
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既思孟子書法不曰
之齊見王子於范而曰自范之齊望見齊王子下一
望字意者當時最多交質此以王子出質敵國路經
於范遂與孟子適相值乎亦未可定要之集註於此
等處略矣

許行章自楚之滕自宋之滕與此自范之齊又少不
同兩之滕皆重在滕上然必先書曰自楚以許行楚

人先書自宋以陳相辛宋人字無虛設如是豈獨曰
自范而虛設乎蓋孟子本往齊都實從范邑起程未
至齊都而於范邑望見齊王之子乃倒裝文法不然
至齊方見齊王子自范字面無著落他如孟子之滕
孟子之平陸皆不先書自某者以不必書也

魯昌平鄉陬邑

太史公生十所最宗尚者老子最尊服者孔子而於
本朝開天之聖亦不敢略皆干其書址貫見之曰老
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是以國統縣以縣統
鄉以鄉統里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是以國統鄉
以鄉統邑曰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是以縣統鄉以
鄉統里他不必如是備書縱備書而人非其屬意矣
昌平泰山鄉蓋以山得名括地志云在兗州泗水縣
南六十里故鄒城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故闕里又
在縣南五十里此則以曲阜之闕里名其地非真闕
里也真闕里伍緝之曰背洙面泗

至河而反

孔子既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益足見
詩集傳河廣篇衛在河北之誤蓋衛本都河此懿爲
狄滅戴廬于曹通典漕邑滑州白馬縣也文遷楚邲
通典楚邲滑州衛南縣也並在河南去宋都睢陽雖
遠而無復河阻孔穎達疏曰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

夫人之嚮宋渡河也衛文公時國已在河南自衛商
宋不渡河近劉曰珩曰詩作於宋襄公初立衛在河
南已十一二年不必渡河而仍以故國之山川為言
者其有深情歟抑大歸為婦人所諱也真可謂解頤
新語

長府

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註長府官府名九
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
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註長府
藏名也藏財貨曰府又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
藏財貨之府庶可結士心亦一解後反覆尋究始得

之蓋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酈道元
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為周公
臺周公臺南四里許為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然則
今知得孔廟所在則可以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
想像而得長府地信夫楊泉物理論引語云能理亂
絲乃可讀詩竊以地理之書亦然

鄰里鄉黨

鄭康成註論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五百家為黨朱子非不知五鄰為里乃周禮遂
人之文但欲與上下文一例以家紀數故易曰二十
五家為里此集註妙處至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亦

即大司徒比五家使之相保閭二十家使之相受黨使之相救鄉使之相賓義耳

羿有窮之君

金仁山前編晉魏絳曰昔有夏方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註云鉏在今澶州衛南縣即元和郡縣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南縣東十五里左氏后羿本國是也又云窮石不知所在闕疑最是蓋時夏都安邑鉏去夏都僅十里計窮石又近於安邑方能因夏民以代夏政若如朱子註騷經夕歸次於窮石兮云窮石山名在張概即后羿之國則去夏都三千里遠在西北天一隅縱恃其射豈能及夏朱子蓋見王逸引淮南言

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遂傳會此窮石為后羿所

遷不知當別有窮石為國名者但不可考論語集註

羿有窮之君與孔安國註同只渾淪言之得之矣窮石

即羿國洪興祖已然 晉地記云 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

微箕

微箕二國名鄭康成以為俱在圻內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潞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皆其所封地疑近是余獨慨有周御世文物一新微子國于宋箕子封於朝鮮雖各待以不臣而回首故封頓成墟里此他日微箕二子咸有麥秀之悲也

河河內

大師摯適齊章集註河河內漢漢中海海島也並本
邢疏緊貼入字作解以爲妙矣而河內之解則大不
可蓋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
郡之但以懷汲爲河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
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曰河
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
言河內豈此鼓方叔當日去魯真入冀州河之北乎
抑不過居於河之濱即曰入乎且認煞入字勢必如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水中可居者曰洲又必如汎彼
柏舟在彼中河中河河中也然後可此豈人所居處
者哉疏義至此鑿矣拘矣或來詰曰國語昔殷武丁
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韋昭解入
於河曰遷於河內入字不嘗作如是解邪余獨以爲
否否蓋盤庚自河北而河南都亳殷皇甫謐以爲今
偃師是三傳至于武丁仍都亳殷白公所謂以入於
河自河徂亳者乃武丁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
民之艱苦使居民間遷徙不常故自河外入河內復
自河內往河外此入於河却確指河內言非同魯論
孟子謂讀其書者當論其世余則謂并當論其地苟
地之不知而謂能知其所安心志之所寄焉
者吾不信也

首陽

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攷曾子書以為在蒲坂舜都者得之余謂莫徵信於酈注然已兩說互存既云河北縣雷首山今在蒲州有夷齊廟闕駟十三州志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家陵柏蔚然攢茂邛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今在懷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矣曰登彼西山上有夷齊之廟蓋莫能定爾總之認餓為失國而餓兩地皆可遜迹認餓為恥食周粟則寧死乎唐虞揖遜區不知恥食周粟者必無之事也

寬政癸卯

